

MINZU

悬棺葬研究专集



民族论丛

LUNCONE

5285083

3

说 明

悬棺葬是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葬式。它流行的时间很长：相当于我国春秋时期直到明代；分布的地区很广：在我国南方十一个省区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均有发现。对悬棺葬的研究，是民族学、民族史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弄清我国南方的民族史、驳斥霸权主义者的谬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国外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中断已久的这一工作又获得进展。

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由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与四川省历史学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共同发起，将于一九八一年春季在川南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悬棺葬文化及其族属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为了配合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们选编了这个专集。

编 者 的 话

《民族论丛》和大家见面了。

《民族论丛》是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和四川省民族研究学会联合主办的一个学术性刊物。它的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民族研究工作。结合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和特点，对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文等各方面进行科学研究，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为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服务。

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新形势下，民族研究工作面临许多新的而又紧迫的任务。这个刊物的举办，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党对民族研究工作的要求而开辟的一块园地。通过这块园地，交流研究情况，交流研究成果，并对有关问题开展学术讨论，从而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壮大民族研究的理论队伍，把我省的民族研究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遵循这个方针，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本刊坚持继续解放思想，肃清左倾思想的影响；提倡既要敢想，敢说，敢于攀登高峰的勇气，又要有扎扎实实，刻苦钻研，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本着这种精神，凡是具有一定科学水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民族研究方面的专题论述、名物考释，凡是有助于民族研究的民族调查报告、民族考古报告以及有关的资料翻译（包括民族文字和外文）等，本刊都非常欢迎。

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文化的春天已经到来。我们相信，有马列主义的指导，有党的领导，有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只要我们振奋精神，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在民族研究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全省民族研究工作者，有关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民族工作者，团结起来，为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为加强民族团结，为实现我省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贡献我们的力量。

民族论丛第一辑

悬棺葬研究专集

- 编者的话..... (1)
- 谈我国古代百濮岩棺葬与百越幽岩葬.....邓少琴 (1)
- 悬棺葬研究.....石钟健 (28)
- 四川地区悬棺葬的分布及其族属问题的研究.....董其祥 (70)
- 悬棺葬与都掌人.....冉光荣 (83)
- “夔人悬棺”质疑.....唐嘉弘 (93)
- 关于川南悬棺葬的几个问题——为“夔人悬棺”正名
.....李绍明 (101)
- “夔人悬棺”岩画中所见的铜鼓.....沈仲常 (110)
- “夔人悬棺”人骨初窥.....秦学圣 (114)
- 川东峡江地区的岩葬.....林 向 (117)
- 长江三峡悬棺葬调查记.....陈丽琼 (127)
- 叙南悬棺葬调查记.....蒋万锡 (133)
- “夔人悬棺”清理杂记.....曾水向 (144)
- 记高县明代岩墓葬及其石刻.....何泽宇 (147)

谈我国古代百濮岩棺葬与百越幽岩葬

邓 少 琴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
“有长久的历史，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①从古代民族分布来说，在古代西南区有濮与百濮之称，在古代东南区有越与百越之称。越即粤，又分为东越、闽越、南越、扬越、瓠越、骆越、及后来所称山越之属。濮一作卜或朴，《春秋》杜预注：庸亦百濮事也。旧籍记载：西南地区的濮人，多从“岩棺葬”之俗，两者相类而有分别，所谓岩棺葬是将死者之棺，高悬于河岸千仞绝壁或岩缝穴中，人迹不到之处；所谓幽岩葬，是将棺木藏置深山岩窟，或另搭厂地作为丛葬之所，且设“鬼堂”不一定靠近河边。两者棺木形式大致相类，或作船形、箱形、柜形、及匣形，是随人称呼而异其名，惟船棺多为整木挖空，头大尾小；其它多用整木挖空或板片镶嵌而成，时代愈近，制作益趋简易。僚人亦我国古代民族，它们本“依树积木以居，”“死则竖棺埋之，”后来亦相习于幽岩葬之俗，本篇亦附及之，提供参考之资；欲求落实，三者尚有待于调查研究。

(一)百濮的“岩棺葬”制

古代百濮。濮之一字，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说文》濮，给事者，古文作“濮”。我国夏王朝已进入奴隶社会，商王朝的殷代在战争中所获的俘虏，奴隶主强迫奴隶为他们服贱役，此一仆字最为形象。《九州要记》“越之西，郡界千里，有濮夷，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长二寸，”②此盖衣作尾形为饰。濮、水名，表示其所居之地。迄至周武王伐纣，会师牧野（今河南淇县境），有庸、蜀、羌、鬻、微、卢、彭、濮人，参加战役，③《正义》谓：“此八国皆西南夷也”。周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一〇九一年）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邑（洛阳），四方贡献方物，“卜人以丹砂”。④《逸周书·王会篇》注“卜人，西方之蛮，丹砂所出”。《本草》“丹砂出符（涪）陵山谷，光泽如云母”。《史记·货殖列传》“巴寡妇清，以丹砂致富”。秦始皇表扬之，“筑怀清台”，相传在今长寿县大江南岸千佛公社，清，盖为巴人。涪陵，在今四川彭水，旧为巴之南鄙。《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公元前六一一年）“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杜预注：“建宁（应作平）郡（今秭归等处）南，濮夷也”。《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五三三

年)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巴濮邓楚，吾南土也”。此以巴濮连称，是二者即极为接近，与楚邓亦相接，同为周王朝之南境。又昭公十九年(公元前五二三年)“楚子为舟师伐濮”。按濮：惠士奇引盛宏之《荆州记》“当阳本楚之旧，麋谿在当阳境也，濮与谿通”。刘伯庄《史记地名》：“濮在楚西南，《路史》亦云：“建平故县，今为镇，隶石首”。凡此皆释春秋时代之濮，在楚之南，今湘鄂之西境。其在蜀之西南者，称之为夔，夔与濮发音同一部位，仅有轻重之分。其在蜀汉，历年之多不可纪也。《说文》“夔，犍为郡蛮也。”则多称之为“夔”，《史记·西南夷列传》“且夫邛、笮、西夔之与中国并也”。

南广河流域夔人的岩棺葬

夔人一名最初见于《吕氏春秋·恃吾篇》有云：

濮人、野人、篇笮之川。

篇即编，笮即笮。《史记·西南夷列传》“越巂以东北，徙、笮都最大”，注：“徙、笮都二国名”。《说文》“笮、笮也”，《集韵》“竹索也，西南夷之以笮渡水也”。《汉书·地理志》“犍为郡有夔道县”注：“县有蛮夷曰道”。《华阳国志·蜀志》④“夔道县治马湖江(即金沙江)会水通越巂(今西昌)，本有夔人，故《秦纪》言夔僮之富，汉民多斥徙之”。《史记·西南夷列传》“秦时常頰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拜唐蒙为中郎将”“发巴蜀卒治道，由夔道指牂柯江”。按夔道，今之宜宾市，即明清两代叙州府所在之地，五尺道，一称石门道，今云南流经豆沙关北入金沙江之横江，即古称之为石门江也。其在叙州府之南，兴文、珙、筠连、长宁、高、庆符六县，旧称叙南六属，为南广河流域之地，亦即夔人聚居之地也。元大德六年(公元一三〇二年)乌蒙路宣慰副使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云：

“土僚蛮在叙州南，乌蒙皆是。男女及十四五则左右击去两齿，然后婚娶，猪牛同室而居，无匕筋、手搏饭而食之。踏高橇上下山坂如奔鹿。妇人跣足高髻、桦皮为冠，耳坠大双环，衣思衣，项带腊牌以为饰。出入林麓，望之宛如猿猱。人死则以棺木盛之，置于千仞巖崖之上，以先坠者为吉。山田薄少，刀耕火种，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掬而食。常采荔枝贩茶为业云”。

此李京所述当时在彝族罗氏鬼主统治之下，彝、僚、夔三族已交互融合，故以土僚称之，而岩棺实为夔人之俗，李京合而称之，未知辨也。《蜀志》夔道县“有荔枝、姜藕”；《齐民要术》“犍为夔道、南广，荔枝肥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此足说明夔人在此区域刀耕火种并以采荔枝贩茶为业，此为夔人经济生活之重点。李京在当时以“白人为白蛮、罗罗为黑”，(即乌蛮)，以白蛮为白人，是乃有误。又云：“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夔道，通西南夷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今云南昆明)楚威、大理、永昌皆夔人，今转为白人矣”。按古今民族相互融合，亦属历史现象，但亦各有其特异之俗，仍然保持未废。云南洱海之白族，亦称之为民家子，与夔人之夔音同而异，李京竟以白族为夔，而在叙南六属之夔，竟统以土僚称之，设无岩棺之遗存，徒增

后世之感耳。证之唐宋两代，皆以夔称；南诏伽异《德化碑》有云：“安宁雄镇，诸彝要卫，城邑绵延，势连戎夔”。《宋史地理志》亦有：“东南际海，西遶巴夔”之语。下及明代，《兴文县志》载明万历国史馆李长春《平蛮碑》：洪武二十七年（公元一三九四年）犍为郡臣以戎夔上变，高皇帝诏设守卫所；永乐宣德间（公元一四〇三至三五年），夔夷在此大事开发耕种，隆庆中（公元一五六七至七二年）夔夷发生内讧，万历元年（公元一五七三年）五月派兵攻下凌霄城，六月攻下都都寨，九月九日攻克九丝城。据《明史刘显传》云：“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得诸葛鼓（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阿大泣曰：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十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击鼓山岭，群蛮华集，今已矣”。按铜鼓为僚人尊异之品，非夔人所尚，此时最大统治阶级之阿大为僚人，夔为被统治之平民，或所称三十六中之下级首领，犹元代之受制于罗氏鬼主乌蛮是也。自万历以后，夔之一字，已少见称，或已衰微而融和于其他之族属，崖棺为之中断。又《宋史·蛮夷传》还有称之为夔者，据传说夔自称为“斗民”。《宋史蛮夷传》庆历中，彝人攻三江寨，有诱降彝贼“斗敖”等诏，嘉祐间三里村彝人“斗远”等百五十人谋内寇，有黄土坎彝“斗盖”告密，赐锦袍银带并补长宁州刺史。元丰间乞弟率晏州彝等寇江安，乞弟死，罗氏党“斗然、斗更”等酋，请依七姓团结，皆为义军统之。自是泸彝不为边患。沙取福河死，子懿彝承袭，懿彝即前述威市中写之懿备部，而显于宋世，本为夔人而以彝称之也。自是之后，见于明东川军民府所载《元志》云：“东川有乌蛮、白蛮、夔人、罗罗四种，乌蛮富而强，白蛮贫而弱，夔罗通诏降之彝人，而罗即炊（彝）也。夔人椎髻披毡，戴毡笠，用毡裹其胫，蹑皮履，以贸易为业”。又贵州《嘉靖图经》“普安州土酋，号十二营长，部落有罗罗、仡僚、仲家、夔人，言语不相谕，皆以夔人为通事译之”。这应该看出夔人都与其他部族混居在一起，彼此言语习惯已有了解，而又长于经商，在各个部族中能为之翻译，此正夔人之所长亦所以逐渐融合于他族，如在元明之时，都以彝名之也。

夔人葬制

就葬制说，我国从殷周以来，即用墓葬，正如《易经·系辞》所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此有其进步过程。但在濮人及秦汉名之曰夔，则崇尚岩棺，其于犍为郡地有：

“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冢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⑥

会无县，在泸水之南，上有深岩，岩中多仙人葬，莫测其来，远望如窗牖之间，其棺内多碧骨为珠，人取之多不祥。⑦

此两则记载互为一事，可以互相补充。以其置之深岩而异于一般葬制，故以仙人葬称之。会无，汉县，在四川会理境。泸水，即金沙江，古代设县，境域极大，泸水之南，为云南乌蒙，今昭通之境，其北为石门江即横江，在叙州之南即元李京所称之“土僚蛮”所在之地是也。今于云南横江盐津县之豆沙关，自古为川滇交通必经之处，有唐袁滋所题石刻犹存。豆沙关在横江滨，悬崖陡壁，有岩棺之遗存，近人游记多载之。又据

庆符县人所述，宜宾县南之太平新街义兴乡与庆符县相接之水洞坎，为流注横江之小溪，溪边峻崖绝壁，有棺木悬置其间，以“白儿子”称之云。凡此皆在古称泸水之南，即金沙江支流之横江是也。

南广河流域的岩棺葬

《图书集成·职方典》叙州府山川条：“棺木崖，在治西七十里，昔为焚蛮所居，其人凿崖石丁榱置板其上，年久有坏者，盖焚俗岩葬，以悬岩为吉也”。

珙县 石厂岩 在县西河外，旧名棺材岩，以焚人常椁棺其上，即河西之巔也。清乾隆（公元一七七〇年）因城工采石于此，称之为石厂岩。

三字岩 在治南一百二十里，焚酋之棺其上，作三字形，深广尺许。

双洞 在治南都宁驿南五里，二洞相连，焚酋凿以藏棺，后经开发，成为空洞。

走马田 在治南七十里。《旧志》先是焚人悬酋长之棺在岩上，每闻金鼓之声，明万历中，总兵刘显过此，闻而异之，显跑马田中发三矢俱中其棺，鼓声遂绝，故名。

焚人岩 珙县本焚人地也，焚人多悬棺岩上，今上罗计处处尚存。

焚棺岩 在县南上下罗计诸山中，焚酋悬棺之处甚多，世代姓名皆无可考。

兴文 焚人墓，建武一带，凡悬岩峭壁上，凿岩为穴，置棺其中，重叠相望，今其棺尚有存者。

高县 灌木岩 一名棺木岩，在沐柔，一水中流，两岩绝峻，昔人岩葬，置棺其上，今犹有存。

白云洞 在正一甲，岩壁悬白洞，可容百余人，相传焚人有岩葬者，今犹存在。

观音洞 在沐柔棺木岩，洞不甚高，相传焚人曾挂棺（即悬棺）于此。

以上均为各县县志所载，其在珙县境内有焚人寨，焚乡坝、焚乡坝、焚人坡、焚人坝、焚人湾、焚川沟等之称，当为古代焚人之所住居而以焚称。即如上述珙县之焚人岩，兴文之焚人墓，系一概括之词。据近人调查，由珙县至建武一带均有之，为珙县罗渡乡，兴文曹营乡、海棠坝，周家岩以及洛表，洛亥等处皆是。在珙县胜利乡麻塘坝（距城一百四十里）有一狭长之谷，两傍高山耸立，有溪经流其间，断面如削，长约八里，中多石灰岩天然岩窟，计有八处，悬置岩棺约八十具之多，层叠相望，最为集中。又长宁有称为“古朱棺”者，相传明代其乡有周洪摸者，官礼部尚书，及其卒也，人皆谓棺坠则洪摸便生。是亦岩棺之巔，称之为古朱棺并非远古。抗战期中，曾昭燏曾有叙南焚人坟之调查，从此获之随葬品研究，有的属于宋代之品，是以反映南广地区岩

棺葬制，其下限可到宋、明。司马相如《长杨赋》“羌夔东驰”《蜀志》保子帝有“雄张僚夔”之语。羌与僚在蜀均为最大部族，而夔与之并称，亦可相匹。叙南六属自汉以夔道见称，而南广河夔人岩棺之多，当自汉晋以来而有之，正可从随葬品内容，可窥其递嬗之迹。从南广河遗存岩棺的位置看来，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就原有岩穴略加修凿，而置棺于其缝穴之中；一种于绝壁凿为方形之两孔，横贯木椽使固牢以支棺，或以悬棺称之，将棺顺岩壁迭置其上。棺多为整木挖成，头大尾小，为数甚多，其为木版镶嵌合者则甚少见。由于年代久远，底有朽坏，骸骨垂空。或棺已坠落，仅存支木，或竟全部无存，惟见绝壁许多方孔，在置棺近傍壁上，画有各式人象，有骑马者，有射猎者，有起舞者，及其它各种图形之物，以赤化铁作为颜料。红色鲜明亦有用白色画为☆形可能为日之象。岩棺与壁画有数处之多，当地人以“挂岩子”称之。

夔江上游岩棺与嘉陵江有濮江之称

《蜀志》“犍为郡，孝武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置，时治鼈（今贵州遵义）……鼈，故犍为地是也”。鼈有犍山，见“保乾图”。《后汉书·郡国志》注：“不狼山，鼈水所出”。（今之湘水，下流为洪度河，至龚滩入乌江）《说文》“夔，犍为蛮也”。今贵州遵义之北为娄山，应即不狼山，其南为鼈水所出，鼈水即夔溪，不、鼈、夔三者均发音同一部位，夔溪上游有夜郎河之称，唐代置夜郎县于此，为李白迁谪之处今以夜郎县称之。夔溪发源于此，流经桐梓县北之新站，遇松坎，入四川夔江县南之赶水经夔江县城，北流至江津之江口入江，即《南齐书》之夔溪口，《北周书·地理志》之夔口也。在松坎之南十里夔溪滨，有山峙于溪边，山脊有洞，高可隐人，此即《舆地纪胜》卷十八所载南平军（今赶水）东南百里之“柜岩”：

峭崖壁立，崖有洞，不可攀援，洞门有一柜，往岁时烟雾蒙茸，闻斧斤声，有飞屑随水下，疑洞中有神物也。

此应属于岩棺类型，《遵义府志》、《四川南川县志》备载之，但今已空无一物。今于南川县东水江石，有流注乌江之大溪上源支流之一，据四川地质探勘队常隆庆告我：“自水江石寻溪溯源而南，经铁山夹谷中，峭岩绝壁，有棺迭置其间，历历可数”。此应为古之岩棺，与《纪胜》所载，犹觉近之。今地图于其间有铁厂坪之名。又此溪北流，入涪陵县境，据《涪陵县志》大溪河之上有宋称之夔人桥，《四川省志》及《蜀水经》竟讹误为“白水”。过鸭江，至白涛镇对岸上游，东入乌江，此应为夔人所居之地也。

重庆古为巴子国之都，当长江与嘉陵江两江之会，嘉陵江之下游，合川与重庆间有濮江之称，晋陈寿《益部耆旧传》云：

“楚襄王灭巴，封废子于濮江之南，号铜梁侯”。

《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九行《旧唐书》所述，“在石照县南五里”。按今合川县南五里嘉陵江中，有石挺峙如有座的有柄园镜，宋以石照称之，县亦以石照名也。县志载有濮王墓，今无存焉。惟县治之北，有濮岩，唐于此建濮岩寺，今以北岩称之。《吕氏春秋·本味篇》云：“味之美者有阳朴之姜。高诱注：“阳朴在蜀郡”。朴应即濮。

《巴志》：“汉高祖灭秦为汉王，王巴蜀，……复除民罗、朴、咎、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晋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刘逵注云：“濮，夷也，今巴中七姓有濮也”。可以互证。《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地饶肥，姜，丹砂、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后汉书·左慈传》“慈既戏为曹公（操）取吴地松江之鲈，又为曹公立致蜀中之姜”。今嘉陵江畔北碚附近之兴隆场以产清脆无筋、紫芽之“窝姜”著称，阳朴之姜，应即其地。郭熙《佩觿》谓：“巴蜀读‘北’如‘卜’引《诗经》‘自西至东，自南至北，无思不服’，读北为卜，乃与服协韵。此可作为旁证。北读为卜，濮江与阳朴之姜，应在嘉陵江地区。连同重庆长江上游称嘉江流域为僰溪这一片区域，在上古之世应为濮人聚居之地也。”

涪陵江流域的岩棺葬

《巴志》：“涪陵郡巴之南鄙，从枳（今涪陵县）南入析丹涪水，（以别于绵阳之涪水），本以楚商于（既别于秦汉中之商于）之地接，秦将司马错由之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也。汉后恒有都尉守之。……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接牂柯，北接巴郡，土地山险水滩，人慧勇，多猿蜒之民”。按涪陵江，发源于贵州北部，称黔江，今名乌江，其在贵州经流区域，在昔以牂柯称之。《隋图经集语》云：“黔中是武陵郡酉阳也”。汉酉阳在溪州（今湖南永顺地区）大乡界，三亭县（在恩施北有亭山，隋为亭州）西百九十余里有酉阳城，乃蜀汉时置。《太平寰宇记》：“酉阳古蛮夷也，春秋属楚地，秦昭王取之隶涪陵郡，郡治在今彭水，唐为黔州都督府，地当思南要卫，接荆湘边境之地。《隋书·南蛮传》：“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獠、曰俚、曰僚、曰僮（音移，粤中瑶种），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所谓百越也。”按《寰宇记》简州载：“有獠人，言语与夏（即华族）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丧乃以竿悬布置于门庭，疾于别处，至其体骸燥，以木匣盛于山穴中”。按李膺（梁代人）云，此四郡獠也。从所述情况来看，地与武陵相接，蛮杂错居，正为明邑梅长官司所载风俗：“其人语异蛮音，衣穿斑布，用木浪槽为臼，而舂稻梁，沥苦蒿水代盐而舂宿肉，婚嫁以牛只为等，疾病以巫祝为医”，应有别于岩棺葬之濮人，《隋志》称为百越是也。兹就志乘所载岩棺之处，分述如下：

彭水 万年仓 彭水县麻油滩上，悬岩壁立，人攀援不能到，其岩窠之处，嵌空各有木柜藏置其中，莫考从来，今改名万年仓。⑧

又另一记录，称之为柜子岩，距县城十五里，都江上游，位于河岸陡岩凹处，因该处置有木柜得名。岩上置木柜三处，柜下均承矮土墙，距地数十丈，无路可上。按此处因修公路所经，已予破坏。又据调查，彭水八区龙洋乡，亦有如此处搁置之柜。

黔江 柜子岩 亦有此异，其高数十丈，上有木柜，至今不朽，因以名焉。⑨

柜子岩 黔江县治西南五里，峭岩壁立，洞门中有一柜，常闻斧斤声，有飞屑下，疑洞中有神物。

柜子岩 在黔江县治二十里，发源于栅山溪，水转四十八湾，黄山谷有诗：“溪云一百八股蒙，日渡四十九渡明，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峭壁

中柜有木，人迹不到。

柜子岩 在洽南二十里之官渡，地当唐崖河由咸丰县东来流入县南，有深峡高入云端，中通一线，两旁绝壁千仞，雄峙水中，岩肋有窟数处，有如木柜之类，嵌置岩口，有的已经破损，即当地称之为柜子岩者是。官渡适当峡门，为通往酉阳要道，唐崖河由此而南，经濯河坝，至龚滩，注入乌江。以上所述，郁江四十八渡水、唐崖河，及涪陵江东西岸之支流而在涪陵江流域之内。另有在涪陵专区秀山境酉水上游亦有岩棺葬之分布，均以“柜”称之，如四川《通志》所载。

秀山藏书洞 在秀山县石堤河左岸，峭壁千仞，中度红木柜一，虽历久其色不变。乾隆三十二年，巡检郭良相，悬布缒入而下，启棺，见蝌蚪篆文数部。

此一传说，甚为普遍，“文化大革命”期中，有人从山脊缒而入，启一棺，中无藏书，曾将棺木掀出洞入，洞内一棺尚存。

石堤为湖南沅江支流酉水通航起点，酉水上源能具水运之利者，以源出秀山之酉水为最显著，曾航行秀山县城。石堤上游五六里许，二处岩上尚有崖棺之分布。

此外石堤下游一里许，亦有此形象，再下而至发源于来风南流过酉酬，至此与酉水汇合之北江，由此上溯一里许，岩间亦有崖棺之头形。两源既合，经湖南保靖，东至沅陵注于沅江，其在秀山岳梅之南贵州之松桃县治水滨，岩岸绝壁，亦有崖棺现象之遗存，亦酉水上源之支流，北流经茶洞、花垣，至保靖上游与秀山之酉水上游分布之区，不乏此种葬制遗存，可供研索之资。

川江峡江的岩棺葬

长江西自四川宜宾布起，东至湖北宜昌市上，一般称为“川江”。在夔府（今奉节）下至宜昌，中经瞿塘峡（一名风箱峡）、巫山峡（下段称铁棺峡）、西陵峡（又分兵书宝剑峡〈即白狗峡〉，牛肝马肺峡，灯影峡，随地异名）三段峡谷至宜昌之平善坝止，总称之为“峡江”。两岸连峰接天，不见曦日，唐杜甫诗所谓：“峡折云霾龙虎外，古木苍藤日月昏”是也。峡有棺材、铁棺之称，这反映有崖棺墓葬从夔府过艳预石入峡，即为赤岬、白盐两岩对峙所耕成的瞿塘峡上口夔门，据旧志所载：

瞿塘峡 赤岬山 崖穴中容一匣，甚高不可升，相传乃古兵书峡。⑩

同上 赤甲崖穴中露一匣，甚高不可到，相传乃古兵书峡。⑪

盍甲洞 又名狮子岩，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组调查：在此地离八十余丈高处有洞，洞壁有木炭画的人马，洞高约一丈，中置木棺三具，有为二个重叠和一个平置，棺中有木梳一，短铜剑一和铜币，棺为整木挖成，长约一点八米，宽与高约四十厘米，上薄下厚，棺之内壁有火烧和石斧修砍痕迹。一棺已朽腐，有人骨架一具和陶器等。（见一九五九年《文物》第五期）

风箱峡 夔从军夔门时，数仞绝壁中迭置木匣，如风箱者甚多，仰望色如朽木，较

棺形则小，其景象颇相类也。⑫

巫山峡 铁棺峡 峡长十之三，三峡一线天，三峡万绳泉，破魂一两点，凝幽数百年，……树根锁枯棺，……孤骨窆上悬，……⑬

西陵峡 棺木峡 在归州（今秭归）西北二十里，三峡中石壁千仞，飞鸟悬猿不可及之处，有洞穴累棺椁，或大或小，历历可数，峡中人谓之仙人棺。⑭

兵书峡 唐左卫将军王果，被责出为雅州刺史，于江中沿船仰望崖腹中有一棺，凌空半出，铭曰：“欲坠不坠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⑮

兵书峡 归州东二十里，一名“棺灵迹”，在白狗峡（一称米仓峡）东，唐将军王果，望悬崖似棺，令人观之，果棺也。

空舫峡 江水历峡（空舫峡即牛肝马肺峡），东经宜昌之“插灶”下。注：江之左岸绝壁，壁立数百丈，飞鸟所不能栖，有一火烬，插石崖间，望见可长数尺，父老相传云：昔尧洪水之时，行人薄舟崖侧，至今犹曰“插灶”。⑯

峡江支流的崖棺葬

大宁河 风箱峡 在旧大昌县境内，悬崖之上，累累形似风箱，或类棺木，人不能近，攀援而至者，即见大蛇。⑰

巫溪大宁河龙门峡（即风箱峡一称洛门）银窝子滩头绝壁有两木桩，上承有似长方形之柜，一般又以铁棺材称之。⑱

按：巫溪县县城之对岸为二墩崖，绝壁凌空，有藏书之柜，置于崖窠中。又大宁厂宋设盐监，今仍产盐，溯大宁河而上，约五十里间，陡崖临江，亦有崖棺形象之遗存。

东瀘溪 龙船河 西（东）瀘溪两岸，壁立千仞，有敝船在石罅间，去水约半里许，望之舷艖皆可辨，昔人于江上斗龙船，忽飞起置今处，名龙船河云。”⑳

雾渡河 箱子岩 去宜昌城北三十里，相传有人避乱崖上，有木箱至今不朽。㉑

沅江流域的岩棺葬

百濮为我国古代居住在南方的若干部落，《商书·伊尹朝献》说，伊尹为四方令所称之“正南曰百濮”是也。周武王伐纣，率西土八国之师庸与濮人从焉。《尚书·牧誓》注：“庸濮在江汉之南”。荆梁二州有之。梁州之濮，杨雄《蜀都赋》所谓：“东有巴宾，绵亘百濮”；荆州之濮，杜预所谓：“庸亦百濮夷也”。庸即汉上之庸，今湖北竹山、房县之地。百濮常被楚所侵袭，自楚武王伐隋，（河南隋县），欲观兵中原，至是开拓濮地而占有之。当周宣王时，楚熊霜兄弟争立，仲霜死，叔堪逃难于濮。《史记·楚世家》集解说：濮，建宁郡南濮夷，《正义》亦云：“建宁郡在蜀南，与蛮相接近”。（琴按：建宁郡为建平郡之误。《荆州记》：建平郡信陵县西二十里有巫峡；《水经注》：“江水自建平至东界峡”是也。）楚庄公四年（公元前六一一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麇人率百濮将伐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灭庸三分其地，庸既覆灭，百濮亦为之淹没不彰，辗转流亡，或融合于楚，或与他族混居，流入湘西酉、沅、五溪之部，仅能保持

岩棺墓葬，如《隋书·地理志》所说：“荆州诸郡，多杂蛮左，与诸蛮不同，”是也。唐张鷟的《朝野僉载》卷二说：

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踏）歌，亲戚宴饮午戏，一月余日，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祭祀。初遭丧，三年不食盐。

元周致中《异域志》亦载其说。崖棺遗迹，有如下述：

泸溪 楠木坳 沉香船，在泸溪南十五里楠木坳，陡岩半壁，船架其间。②②

楠木洞稍前，绝壁上石缝中有船，长可八尺许，俗称仙人所留沉香船也。②③

沉香船又名海船，在桐（楠）木坳，不知年代，陡岩半壁，至今未朽坏，县十二景所谓“石壁仙舟”。②④

辛女岩 最足异者，山半穴内，如箱、如船、如椅栏，帘视皆木为之，或云仙灵所窟，或云诸葛武侯藏粮于此。②⑤

床机岩 在县西南三十里，隔江与辛女岩对峙，有机一、船一于岩穴，以为辛女遗迹，岩下有潭，渊深莫测，又名辛女洞。②⑥

常德 倒水岩 常德倒水岩仙蜕名，石皆壁立水滨，透迤高厂，上凿石窠者十，下临绝壑，内一窠中藏木榭（棺之小者）五，旧传为沈香棺，土人云：水涨时，健儿引绳而上，棺朽，遗蜕尚存。②⑦

永顺 渭河岸 永顺东南，渭州河岸，石壁嶙峋，中藏一舟一棺，世传为仙人迹。②⑧

在此荆州之南武陵地区，古代即为南方民族杂居之地，此种岩棺葬制，与所称为盘瓠之族者，有相同而不尽同，彼此有融合之迹，但亦保持其传统习俗，经济生产关系，未经大的革新，葬制亦难变异。

（二）百越的幽岩葬制

在我国南方，自古所称荆楚、吴越及近海之族属，多奉“盘瓠”为其“族徽”者，实源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

昔高卒氏有犬戎之患，……盘瓠遂衔其头造阙下，乃以女配盘瓠，……经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相夫妻……。长沙武陵蛮，是以盘瓠为其祖，作神话式之传述。另有巴郡传说的乘土船而浮之麇君，有五姓部落奉以为君，是为巴人之祖，巴郡与南郡两相毗连，秦时为楚黔中之地，因在初民时代，同有神话传述，而在盘瓠尚有族内婚之残余，直至后来，变成为盘古老王而称之为开天辟地的人物。干宝《晋纪》亦有盘瓠之记述：

盘瓠凭山阻险，每常为害，糝杂鱼肉叩槽而歌，以祭盘瓠，俗称赤髀（股也）横裙，即其子孙。

此序其服食，相当具体。下至隋代武陵人黄闵有《沅洲记》亦本之神话，述其葬制，有云：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其中崖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尺），谓鬼

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尽昏，惟闻斧凿声，……七日霁，……见此棺，横置崖畔。《洽闻记》

元代郭翼云《履斋笔记》从之，亦云：“辰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不知何处得鬼骸骨，武夷山亦有，石壁高数百丈，……”云云，是能与福建武夷山岩端朱棺神仙髑髅以相联系者。当战国之世，史称吴起相楚悼王（公元前四〇一至三八一年）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地。是则蛮与越，均为南方部族之总称，古代部族，常有迁徙或流亡，晋常璩《南中志》谓：“南中盖昔夷越之地也”。

徭人的幽岩葬

徭，役也，这是古代人民对统治者的力役之征。莫徭作为部族之称，见于《梁书·张赞传》云：

〔湘〕州界零陵，衡阳有“莫徭蛮”者，依山林为居，历攻不宾服，……因此向化”。

分布在湘江流域的盘瓠后裔不供徭役者以莫徭称之，徭一作“瑶”，今称之为“瑶”，湖南零陵县南之江华县，今为瑶族之自治县，东延至广东连县、连山、乳源，南至广西之金秀、巴马、都安等县，均有瑶族自治县之成立，可见分布之广。《隋书·地理志》言之较详：

长沙郡又杂有夷蜒，名曰“莫徭”，自云其祖先有功，常免徭役，故以为名。

其男子著白衣裤衫，更无巾裤，女子青布斑衫，斑布裙，通无鞋屐，姻嫁用铁钻铤（即熨斗）为聘财。

分别介绍了男女服装。而叙述葬制，则另详下段：

荆州南郡……沅陵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汉族）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已融合于汉族）。其僻处山谷者，诸蛮本其所出，承盘瓠之后，故服章多以斑布为饰。……其左人则又不同，无服，不复魂，始死弃尸馆舍，邻里少年各持弓箭为节，其歌词说平生乐事以至终卒，大抵亦犹今之挽歌，歌数十阙，乃衣衾棺殓送之山林，别为庐舍，皆置棺柩。亦有于村侧瘞之，待二三十丧总葬石窟。

此与百濮之将棺木架于临江高崖陡壁，是其所异。自隋唐两代而后，徭多迁徙岭南地区，与当地土著之族同居。

岭南之徭及其习俗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云：“徭，本盘瓠种，地界湖南溪峒间，即长沙、黔中、五溪蛮，后滋蔓、绵亘数千里，南粤在在有之，至宋始称蛮徭，其在邑者，俱来自别境，……粤人以山林中结竹木覆藏身为鉴故称徭。”……居岭海间号曰“山民……而无酋长，随溪谷居处。”此多本于宋人范大成《桂海虞衡志》所记：

徭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椎髻跣足，衣斑斓布褐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各自以远近为伍，以木叶覆屋，种禾黍粟豆山芋，杂以为粮，暇则猎食山兽以续食。……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蹠，使顽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枿而不伤。儿始生，

秤之以铁如其重，渍之毒水，儿长大，假其钢以制刀，终身用之；试刀必斩牛，仰刀牛项下，以肩负刀，一负即殊者良刀也。……岁首祭盘瓠，杂揉鱼肉酒饭于木槽，叩槽群号为礼。⑳

五溪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之所到则定穴，穴中先藉以木，贫则已矣。家之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唤，围则润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架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30)

宋代蛮人葬制，是承隋书所记如出一辙，此云“易以小函”，似已接受岭南古代当地居民之二次葬制。㉑蛮人在清雍正十年，又由广西迁入贵州贵定，犹保存其幽岩葬之制，㉒或有“洗骨”再葬，容另详之。

广西自古为百越之地

《史记·武帝本纪》：“南取百越之地为桂林郡”。《秦本纪》：“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二百一十四年）略陆梁地以为南海、郁林、象郡，故传言秦时已并天下，略有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从民与越杂居”。是为中土之民，移至广西之始。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柳州峒氓诗云：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方不可亲。青箬裹头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墟）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音计），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冠名）作文身。

又有撞（读撞）俗诗五首：写“洗面”“木刻传信”“分榔”“佃耕分租”“刺绣文衣”等篇。按峒今作“侗”，广西三江与湖南通道均为侗族自治县。僮为广西农业、手工业发展阶段最有成就之族属，今称之为“壮”，此为广西省据周总理指示改称壮族自治区，命名之由来，省会设在南宁。南宁据左右两江之会，在宋代为邕州经略使驻地，所辖族属别为数类，有云：

广西经略使所领二十五郡，其外则为西南诸蛮，……于其地数种曰羈縻州（大者为州，次为县）洞（小者为洞），曰徭（盘瓠之后），曰獠（左江溪洞之外），曰黎（四南四岛），曰蜒（江海水居），通谓之蛮。羈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依氏，谓安平、武助、忠浪、七源四州皆依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城、田州四州皆黄姓。又有武侯、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自唐以来内附。……今黄姓尚多而依姓绝少。智高乱后，依氏善良许以国姓，今多赵氏。有寨洞纯一姓者，婚姻不以为嫌，酋长或聚数妻，皆曰媚娘。⑳

按依智高失败后，其族类流徙贵州者，即贵州所称之“补纳”“补依”等族是也。《明史》卷三百一十七：“广西徭、僮，多居益万岭之中，当三江之险，六十三倚为巢穴，三十六踞为心脏……而田州、泗城之属尤为强悍。……藤峡府江之间为力山，力山之险，倍于藤峡，……力山又有僮人，善傅毒兼弩矢，中人无不立毙，四姓僮亦惮之。自景泰（公元一千四百五十五至五十六年）以后，官军次第破之，以土官岑猛子邦佐为武靖知州”。《贵州嘉靖图经》：“僮家者乃西山阳洞之土人，即广西溪洞僮蛮也，与苗人杂处，嫁

娶、葬……大同小异，其语言、饮食、衣服，与广西柳州夷同，……煎诸毒草为药，傅之弩箭，人兽中之，无不立死不可救，故诸蛮皆畏之。”今广西融水为苗族自治县，足以反映当时混处，僮苗互相交往，有其融合之迹。

广西僮族有自称为“濮依”者，百色一带自称为“布依”，僮人自称其族为“布龙”，此与五岭中之“都庞”音近。《水经注·涯水篇》：“钟水出于桂阳南平县都山壮，过其县东。”注：都山即都龙之峽也。应劭云：庞音龙，布龙与都庞发音同一部位，合称布依，应源于《汉书·地理志》：郁林郡，治布山县。

僮人称其族为“布龙”，称其所居之地为都庞，行政所在地为“布山”，故今以“布依”称之，其所由来远也。唐《元和郡县志》“贵州郁林县，本西瓯、骆越之地，秦并天下置桂林郡，尉佗（即赵佗）改郁林郡。”《贵平县志》云：“汉布山县郁林郡治所，隋为桂平县，唐武德二年（公元六百一十九年）属贵州”。按即今之贵县，今贵县汉墓中，有长咀长尾之飞鸟作为纹饰，铜鼓之出土，即汉世所称之骆越铜鼓。⑭《溪蛮丛笑》所称：“溪洞爱铜鼓甚于金玉。”由广西移住之仲家，今称布依，对铜鼓特别珍视，配皮鼓演奏，犹存音调三谱。布依即僮也。又就居住言之：

僮人“民居苦茅为两重棚，谓之‘麻阑’”。⑮

僮人“居舍，茅缉而不涂，衡木为阁，上以栖止，下畜牛羊猪犬，谓之‘麻栏’。”⑯

僮人“居室无论贫富，最喜架楼，名之曰‘栏’”。⑰

在今贵州所称之仲家，居住亦如之。

广西汉族之流入，自战国吴起相楚，即与楚收扬越之地，于是已有汉族流入其间，秦始皇始并六国，更谋南北之统一，为克服五岭之阻塞，开辟河道之交通，派史禄于湘江、漓水使之交汇，凿通灵渠，当时汉族必多流入。汉武帝南取百越为桂林郡，发谪戍之民，与越杂居，粤（即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内附，是在秦汉间民族之融合更为显著。《元一统志·南宁府》：“宋狄青平徭后，留兵一千五百镇守，皆襄汉子弟，至今邕人皆其种类，故语言类襄汉”。凡此均见之记载。近人就广西居民可分四类：汉族、僚族、苗族、瑶族及操侗傣语系诸族。苗族、瑶族同为五溪蛮之后裔，而壮族应属于侗傣语系，而为古之百越之族也。

广西地区的幽岩葬

广西在我国南方，是多民族省份之一。广西瑶族，传说中盘瓠是由黔中郡之五溪蛮迁徙而来，隋志记五溪蛮有人死棺殓送之山林之俗。清郑珍于辰溪县境亦曾见之：

辰溪县北三十里许（沅）江东岸皆峭壁，猿鸟所不到，其上有楼阁、阑楯，箱匣之属，曰仙人崖，其石斑如狗迹者曰狗足崖，其两岸苍崖界白，蜿蜒斜上如龙曰白龙崖，俱奇怪可玩，戏为此诗。⑱

广西瑶族既为五溪蛮之所流入亦应有幽岩葬之遗存。《舆地纪胜·广南西路》：“融州船山，近铜鼓山，远望仿佛一船尾插绝顶崖间”。此一记载，或为描写山形，或其述为“鬼葬之山”，未可期必，然《炎徼纪闻》所述之龙家：